

澳華新文苑

第1258期(A)



何芳(右二)生前在文友集會上。

何芳女史仙逝五周年祭

陳小明

長憶識荊日，歡顏掛粉腮。
 培壇欣樹幟，鸞友得閑懷。
 應手行香子，行雲詠絮才。
 精研耽石室，招飲倚蘭台。
 難拒幽靈至，頻呼雪魄回。
 揮毫同表痛，四海有餘哀。

張鐵釗

五載寒風泣素紗，南溟雲黯鎖煙霞。
 性真自抱清霜骨，德厚長崇故舊家。
 唐街豎幟初圓夢，豎捨談詩共品茶。
 堪嘆薄命芳菲盡，獨抱幽香向海涯。

莊毅生

初逢在澳洲，詩友情真摯。
 素養高能眾所欽，鹹佩君才氣。
 離別五年長，太息英才逝。
 德范長存思杳然，一炷心香寄。

陳玉明

托夢來相聚，芳魂總澳洲。
 慈顏常念念，倩影總悠悠。
 韻味箋中覓，豪情筆底留。
 臨風空灑淚，彈指五春秋。

王香谷

天妒紅顏已五秋，芳華舊事在心頭。
 山河淚雨寒三月，草木悲風咽九州。
 疑夢歸魂無處處，有詩醇酒且凝愁。
 何雲逝水人身老，一曲霓裳四海遊。

恆心馬

五載霜晨月，猶存玉鏡臺。
 詩魂祭楚水，墨影仰清才。
 鶴駕何曾遠，琴心未忍哀。
 遺編燈下展，一葉落蒼苔。

曹初陽

吟壇名動幾春秋，管領風華入筆頭。
 事業巍巍留澳楚，芳魂寂寂赴仙州。
 江城夜雨燈前憶，瀛海霜天雁外愁。
 數載神交慳一面，空餘詩卷說同遊。

趙建瑛

悉尼初過那年秋，正值楓林景色幽。
 挽臂長廊言不盡，論詩茶館興難休。
 相邀放詠同追夢，更盼傳箋共唱酬。
 何奈紅顏多命薄，一杯淨土掩風流。

方白

漢苑裁雲十載前，至今清詠尚流傳。
 天邊若有尋詩處，應向南星借紙箋。
 (二)
 結社悉尼秋複春，與君同作播詩人。
 幾回燈下編新稿，每向尊前論古音。
 北國萍蹤原有定，南天星隕竟無因。
 五年重過舊行處，邦迪清聲帶楚吟。

江哲彥

楚荷南域綻清芬，燦爛生輝映異鄉。
 玉頰香消難預料，悲詩海賦緬無疆。

雨橋

彈指五春秋，霜凋烏碧愁。
 蕙心延古唱，青眼贊新謳。
 墨憶失君淚，儕歌斷送舟。
 遙看星斗轉，清照滿詩樓。

王茹

何覓芳蹤又五秋，瓊華逝水歲時流。
 音容笑貌宛然在，文墨詩詞恨爾愁。
 開拓精神長記憶，傳承國粹每吟謳。
 江河湖海追思遠，一闌新成意相酬。

FL 陳

悉尼漢韻續從前，每憶芳容淚潸然。
 玉貌清留花倩影，才姿質匪美詩箋。
 捐資設帳弘文脈，助學扶新譜巨篇。
 駕鶴何姑應笑慰，臨江幾曲伴雲霄。

常旭

詩入名刊互勉誇，聚光燈下慕瓊華。
 芳魂已共凌波去，獨賦清詞弔晚霞。
 *2019年9月漢詩悉尼研討會前夕，
 何芳與我的作品同登《中華詩詞》。

一寸輕顫，一文絕響

哲嘉

//片月光，從花骨朵裡鑽出來。
 層層疊疊的雪，裹著一重疊一重的仙境——
 花的心底是蕊的驚濤，蕊的心頭，是細小的暗湧。
 潔白的魂夢，從不是風的輕擾——
 每一寸顫，都是花魂在呼吸，每一寸展，都是生命在破曉。
 雪白的裙裾顫開細碎的香，像月光揉碎的星子，漫進窗櫺。
 燈影纏著迷離的葉，月光吻醒沉睡的蕾。
 越來越深的夜裡，我們把時光坐成靜流。
 花神輕揮魔棒，以舒展為弦，奏響溫柔的交響——
 風來，香更烈，是撞進骨血的清歡；
 月移，花欲醉，是淌過心尖的纏綿。
 那不管不顧的激放裡，藏著生命最烈的密碼：
 短暫總是遺憾，却把整個生命，開成永恆的絕響。
 香在顫，魂在喊，這人間最烈的溫柔，正合著呼吸，漫進每次心跳的激浪。
 (夜觀曇花綻放有感。)



淺談湘平的《赤腳的遠行》

湘平是我二十年前相交的朋友。那時她住在坎培拉，當時我們弄了一個中華文化協會，一幫寫作和畫畫的人在一起玩。作為家屬，湘平偶爾也跟著我們玩，玩著玩著她就寫起來。讀她的第一篇文章時，我們都有些意外，沒有想到她的文字功底這麼好。現在，湘平就出版了散文集《赤腳的遠行》。

我喜歡小說，平時就只買小說，很少買散文書來看。湘平的書我是在中國度假時陸續看的。說實在話，我受益良多：

· 它讓我從另外一個視窗去學習和看待散文和小說。也引起我對寫作的一些思考。我們普通百姓，沒有成就驚天動地的偉業，該怎麼樣去寫？我們的讀者是誰？是家人朋友熟人還是公眾？既然要拿出去發表，就需要去思考。湘平的這本書收集了她的45篇文章，從她160多篇裡挑選出來的，她是有思考的。

· 讀湘平的書，也給了我一個重新思考人生的機會。很多時候，我們讀書就是讀人。湘平的好學、謙虛、善心，她對生活的摯愛、對讀書求知的熱愛，她對她母親、兄弟、子女和家人的深沉的愛，都深深感動了我，同時也讓我反省自己。

下面我談談我對這本書的粗淺看法。

1. 取材上，書裡文章主都取材於作者自己和身邊的人和事；故事和情感都很真實，有內容、有質感、有厚度。

我們都是平凡的人，過著平凡的日子。自己身邊的事，其實不好寫，很容易寫成流水帳，讓人看不下去。單是取材上就很不容易，人生幾十年，經歷的有那麼多，從哪裡下筆好？

我覺得湘平在這一點上處理得還是比較好的，每一篇要寫什麼，她把握得較好，對時代背景的交代也適度，點到為止，沒有東拉西扯。她的文章很有生活的質感，像《無夢的年華》、《哥哥》、《尋井》、《牧場三日》等都很好。她的文章時代感也很強，像她寫“知青下鄉”那代人的經歷，很具歷史厚度和重量。

2. 湘平的文字功底扎實，她的敘事清晰，語言流暢自然、真誠樸實，且生動形象、富有表現力，這些功底尤其明顯地體現在細節的描寫上。

通讀全書，我沒有發現任何堆砌的辭藻，沒有虛張聲勢的崇高，也沒有矯揉造作的煽情。對於從那個時代走出來的業餘作家，這很難得。我讀過好些與湘平成長於同時代的人的文章和詩歌，感覺很不好，我私下定義它們為“文革體”。

3. 湘平的細節描寫很細膩，有很強的畫面感，意象的運用也貼切自然。

湘平行文裡的很多細節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無夢的年華》“過橋”那段就寫得非常棒，有具體場景（橋），有動作過程（嘗試—失敗—恐懼），有心理變化（自尊→崩潰），有轉折人物（小男孩）。

我給大家念一段：

“我孤單一人，又背著行李，看著這殘缺不全的小石橋，橋下的深潭與激流，內心驚慌止步不前。我重新整理一下背包，望一眼河對岸，試探著跨出了第一步。石條一震顫，我不由倒吸一口冷氣，退了回來。躊躇再三，不得不鼓足勇氣再試。我深吸一口氣，儘量平穩地緩緩呼出，同時穩住腳步，象走平衡木一樣小心翼翼地走過了橋的第一段，站在了第一個橋墩上。

橋下的激流令人眼花、心跳、腿軟，我再也無力跨上僅存兩條石板的第二段……”

這樣極具典型的文學性場景細節描寫在這篇文章裡還有很多，比如：修水庫（勞動強度、飲食）、螞蝗吸血（很有畫面衝擊力）、高考複習（在閣樓偷時間學習），等等，都是可圈可點、能留下畫面的文字，讓人過目難忘。

我猜湘平的“赤腳醫生”經歷，應該是這本書裡的重點，因書名就叫《赤腳的遠行》，既是具象的人生征途，也是抽象的人生征途。她寫“赤腳醫生”時，細節豐富而細膩，使文章的內容特別飽滿，讀著有很強的在場感。寫澳洲生活的，在同事Terry的農場幫忙趕羊、剪羊毛、梳理羊毛的等級等細節，都寫得很生動很有趣。

湘萍對意象的運用貼切自然。像開篇的《故鄉河，天涯水》，以“水”為核心意象，將故鄉記憶、人生漂泊與情感歸屬串聯起來。從童年的秀江小河、少年時期跟隨母親下放的椰溪河，到青年插隊歲月裡茶頭村前那條“銀光熠熠日夜奔流的無名的小河”，再到中華民族象徵意義的“母親河”——長江、黃河，最後延伸至澳大利亞的河流、湖泊與海洋。一氣呵成，主題意象統一且清晰，整體呈現出一種由小到大、由近及遠、由個體到民族、再回歸到個體的結構。結尾將“江河湖海”與“遊

子思鄉”勾連收束，點題自然。

4. 關於不足，我就談兩點：

湘萍的文章，每一篇的完成度都很高，這很好。但是，我感覺到比較明顯的不足是文章的結構。作為敘事散文，書裡的大部分文章的長度還是合適的，有些文章結構上把握得也比較好，比如《哥哥》。有些，尤其是篇幅長的那幾篇，結構上就不盡人意了。比如《周莊掠影》就有些散。又比如開篇《故鄉河，天涯水》，前面本來寫得很好，寫到後半部分就鬆散了，削弱了文章的主題。《無夢的年華》也一樣，有1.8萬字，事件很密集，寫得太多，收不住，尤其是後半部分。說它是回憶錄吧，也不像；說它是散文吧，又太散了，沒有核心，沒有重點。這篇長文裡的取材，其實都很好，是不是可以把它們分成幾篇來寫、寫成一個系列？

我想，湘萍能寫得那麼細膩生動，除了文字功底深厚以外，就是她的取材，她寫她熟悉的，對於非虛構寫作，這很重要。她的《初讀胡適》那篇，就遜色很多，概括性的語言為主，沒有生動的細節描寫。當然，因為胡適是個名人，他的事我又感興趣，所以沒有影響我的閱讀，我還是很喜歡。但是，作為文化隨筆，文學性和結構上就有明顯缺陷，文章標題為《初讀胡適》。這裡就有一個主體的問題，“誰”“讀”胡適？是湘平你，可是我看不到你“讀”時的情緒、感覺、感悟、你的思考和你的判斷，你用大量的資訊羅列替代了你的表達，有些像“資料彙編”，沒有明顯的辨識度，湘平可以寫，別的文字工作者也可以寫，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文章最後來一句“這個世界上，有幾人能比他更為富有？”也顯得唐突，用力過猛，都不像是你的風格了。當然，如果改成《胡適簡介》《胡適趣聞》之類的題目，主體變成了胡適，那文章內容也扣題了。

我是不是有些吹毛求疵了？我談的只是個人的感覺，希望湘萍不要洩氣，繼續寫下去……

何玉琴



何玉琴(左)和湘平攝於2026年3月28日新書發佈會後。